

萬族 萬民

East Asia's Millions 國際中文版



2023卷二
總109期

4 守望我們家

10 當單身遇上家庭

20 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



本期焦點

- 2 教會與家庭
- 4 群組名稱：守望我們家
- 6 祂愛萬民，也愛我們這一家



人物素描

- 8 問答之中撿石頭



你心我心

- 10 當單身遇上家庭



宣子心聲

- 12 從成人TCK的視角看待兒時的經歷



海外基督使團（前中國內地會）

東亞心 傳佳音

台灣
23561新北市中和區
復興路262號三樓
886-2-2240-1865
<http://www.omf.org.tw>

馬來西亞
3A, Jalan Nipah, Off Jalan Ampang,
55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603-4257-4263
<http://omf.org.my>

新加坡
2 Cluny Road, Singapore 259570
65-6510-3130
<http://www.omf.org/singapore>

美國
10 W. Dry Creek Circle,
Littleton CO, 80120-4413, USA
800-422-5330/303-730-4160
<http://www.omf.org/us>

卷首語

饒以德

「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書二十四15）這段經文常被裱框放在顯眼之處，但要如何落實在宣教行動中？「我的宣教」和「我家的宣教」似乎有些距離，該怎麼彌合，使家庭不再是出發的障礙？

使團東亞北區國際主任菅家容子分享了他們家的故事，見證神如何幫助他們學做夫妻、學做父母。大使命和孝道之間的拔河是很典型的亞洲事奉障礙，嘉蘭分享了兄弟三人合力照顧父母的故事，或許能帶來一些啟發。林為恩則分享了神如何引領他們一家適應新工場，讓長輩安心、孩子融入新環境。

幾個專欄也剛好有所呼應。在「你心我心」，三位單身女宣教士從不同的角度看有孩子的家庭在團隊中帶來的酸甜苦辣；在「宣子心聲」，已經出社會的薰衣草以更洗鍊的眼光分享自己的TCK經驗。「查經系列」的新主題將結合宣教歷史與聖經，打頭陣的正好是戴德生曾祖父與約書亞記二十四章15節相遇的故事。

還有個號外，描述台灣珍珠家園事工的新書《茶室女人心》近期大火，負責策畫的趙啟怡宣教士也在本期雜誌披露書籍背後的故事。

關於神、關於家的大小故事，實在說不完。✎

查經系列

20 至於我和我家，
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



號外

15 故事背後的故事：
《茶室女人心》



文化萬花筒

18 《舞伎家的料理人》——
從宣教人視角





教會

主在預備：教會與家庭

我們的母會和家人一直在背後支持著我們。主親自預備了庄一郎母親的心，在庄一郎尚未被呼召以前，就先帶領她將兒子奉獻給主。我們婚後不久，庄一郎的父親也信了主，並且自此一直支持我們的事奉。與此同時，我從小去的教會和我的家人也開始為我們禱告，並且支持我們。上帝差我們出去成就祂的使命之前，先預備了我們的教會與家庭成為宣教的差派者。身為一對日本宣教士夫婦，能夠擁有這麼多祝福與支持是很少見的，我們真的很感謝主。

歷經試煉與滋養：宣教場上的夫妻關係

1995年底，我們夫妻一起被差派到柬埔寨，當時我們結婚剛滿一年。在柬埔寨的頭兩年壓力很大，我們要適應柬埔寨、適應使團，還要學習語言。當時沒有網際網路，要和家人聯絡只能透過寫信。柬埔寨的團隊很小，每個成員都是新手，能提供的支援有限，這一切的壓力都累積在我們的夫妻關係上。在我們第一個宣教任期期間，大女兒芽生出生了，這也為我們的夫妻關係帶來新挑戰。

我先生對宣教有很清楚的呼召，而我則有清楚的呼召要進入婚姻。但我常常認為庄一郎選擇我作他的妻子是因宣教的緣故，我不確定他是否真的愛我。自從我

成為母親，我的情感需求轉移到我與嬰兒的關係上，母親與孩子之間的連結強度，開始勝過丈夫與妻子之間的連結。這一點需要上帝來修正。

有一天，我向我的禱告夥伴（一名台灣宣教士）分享內心對丈夫的掙扎。她仔細聆聽，然後簡單地對我說：「容子，這是妳的錯。妳把芽生看得高於庄一郎，這不符合聖經教導。」她這話可是一針見血啊！我明白自己的錯誤之後，就開開心心地回家和先生分享。庄一郎聽完我說話，就站起來，抓著桌子大聲說：「這不就是我一直在說的嗎！」

幾天後，我先生在責罵女兒芽生做錯事時，我站到先生身旁說：「芽生，爸爸說的沒錯。」在那之前，只要他一罵女兒，我就會傾向支持芽生，難怪她會緊緊黏著我，而不願去找爸爸。但現在爸爸和媽媽已經成為一體了！當時芽生還沒滿兩歲，但她的反應讓我感到驚奇。一開始她滿臉疑惑，然後走向我們，試圖要把我們分開！但我們很直接地告訴她爸爸媽媽是一體的。過了一會兒後，她降服了，變成一個更乖、更開心的小女孩。丈夫與妻子成為一體——這是父母能給小孩最棒的禮物之一。現在我們的兩個女兒已經長大了，她們每次談到這件事總是充滿喜樂和感謝。



與家庭

主的呼召：使命與家庭

我先生的父親是個工作狂，就像日本的許多父親一樣，因此進入婚姻生活後並沒有父親的榜樣可以依循。他對於跟隨宣教呼召有強烈的責任感，但家庭與牧會事工卻時常讓他感到掙扎，不知該如何平衡。另一方面，我從小在家教會的環境裡長大，所以家與教會之間沒有界線。雖然我對於群體生活有豐富的經驗，但我卻是一直扮演討好人的角色，希望被大家接納。我的兩個女兒還小時，我對先生感到很沮喪，他總是努力打拚事工，卻無法滿足我所需要的支持。

在我第二次述職期間，母親寄了一卷錄音帶給我，內容主題是婚姻關係，裡面提到我們常常在心裡放一本看不見的筆記本，裡面記錄著別人的過錯。我承認自己的確有那本筆記本，並請求主把它從我心裡拿走。上帝聽見了，也回應我的禱告，上帝彷彿挪去插在我心上已久的那根刺，並且醫治我的婚姻關係。如今，我常常在柬埔寨婦女和日本婦女之間分享這個見證！她們的心中也都都有這本筆記本。

在我們結束第三個宣教任期之前，印尼的Pasang一家人前來接手我們的學生事工。我永遠也忘不了某次和他們對話的內容。他們帶著兩個小女兒來到柬埔寨，庄一郎對那位先生說：「照顧家庭和事工之間很難取

得平衡。」但那先生回答：「對我來說，家庭生活和事工是一體的。」我對他的回答感到印象深刻。是的，我們的家庭生活與事工是一體的。我們花了這麼長的時間才明白這個簡單的真理呀！

做父母：在宣教工場與回家後

我認為接近柬埔寨人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先透過小孩。女兒芽生出生後，我和鄰居的關係大大改變。柬埔寨人很喜歡也很愛護小孩，他們對芽生和結（第一次述職時出生的）都很仁慈，也很保護她們，我的女兒們在柬埔寨有非常快樂的童年。我們決定以日文作為她們的第一語言，但要用柬埔寨語或是英語作為她們的第二語言呢？也就是說，我們得決定要送她們進當地學校或是國際學校。後來我們選了當地學校，因為我們希望女兒能結交柬埔寨朋友，並且在柬埔寨人當中長大。於是兩個女兒在學校說著高棉語，並且和柬埔寨朋友一起生活。可惜的是，她們沒辦法融入使團宣教士子女團契，覺得在那裡有點寂寞。

我們離開柬埔寨後，女兒們很快就把高棉語忘掉了。一段時日後，已是國中生的芽生向我們抱怨：「你們當初為甚麼不送我們進國際學校讀書？如果我們會英語，對我們的未來有用多了。」我感到很懊悔，也擔心我們是不是為了自己的服事而強迫女兒犧牲。那時上帝開始處理我內心深處的問題。我面對我的缺點和軟弱，並向神認錯，開始學習去信靠上帝的慈愛和主權。

歷經青少年的風暴歲月後，芽生與結對自己的童年有了全新的看法，她們發現宣教士兒女所擁有的經歷是多麼豐富且受到祝福。她們現在能夠擁抱她們的過去，並且對上帝的仁慈滿懷感恩。作為一家人的我們，親嚐了主豐盛的恩典，祂會把過去我們以為失去的，全部再贖回。現在我能全心全意地見證，領受與順服祂的呼召是我們這一生最棒的事了！

「凡信靠祂的人必不蒙羞。」（羅十11）

群組
名稱

守望我們家

「守望我們家」是我家三兄妹的whatsapp群組名稱，建立於2014年6月。當時我人在工場，父母年事高、狀況漸多，幸有通訊軟件與兄姊交流，商討如何照顧，同心守望父母直至他們安返天家，我為此感恩。

一份心志

小時候隨著家人旅遊，就對地圖上那個國家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大學後的第一個暑假，更是隨同學去那裡旅行遊歷一個月，親身體會風光美好山川秀麗，也看到一些平常觀光客不會看到、或是看到也不會在意的地方，我內心隱隱作痛，那時我還沒信主呢。1988年底我信主，從此那地的新聞消息常牽動我的心弦。信主兩年後，我深深經歷主的愛，很想全時間服侍報答主恩，所以當知道有個機會我便毫不猶豫地應徵了。我的出發點是關心那裡的屬靈狀況，盼望得救人數天天加增。2004年我蒙召進入貧窮人中間，幾經禱告探索印證，2006年底我決定辭職，2007年夏天初赴工場。

兩位寶貝

未信主前我很自卑，感恩信主不久即被以弗所書二章10節深深觸動——我是天父的傑作、寶貝，何其珍貴！何需自卑？我學習愛自己也愛他人，最關心的事就是父母信主得救。兄姊比我早信主，等到我也信了，便常同心禱告、商議安排，邀請父母參加福音聚會、出席教會活動。感謝主，父母先後在1999年及





2001年決志，他們2003年12月7日同日洗禮，是我一生最快樂的一天，甚至覺得死而無憾！

2004年蒙召宣教後，我先與兄姊商討，取得他們支持，承諾在我離開老家後照顧父母。家父向來開明豁達，很尊重我的心志。家母對我離開最不捨；她有憐憫心腸，也支持神國事工，但更擔心我在工場的安全，也掛慮家中剩下他們兩老很孤單（我一直和父母同住，兄姊已婚早已搬離）。她明言不想我離開，算是我宣教路上最大的「攔阻」。我為此切切禱告，求感動我關心工場貧窮人的主也感動她。約半年後，我家決定低價轉讓家鄉祖屋給表姐（家母外甥女），家母主動提出部分房價捐予差會，支持我宣教，感謝讚美主！

2007年我去工場時，可說無後顧之憂：父母清楚信主，身體仍相當健康，無慢性病；兄姊承諾定期回家吃飯、常常電話聯繫。而且感恩的是，團契成立差關小組，有幾位姊妹定期家訪兩老，關心他們，為他們祈禱。

三人同行

雖說無後顧之憂，但2007年父母分別已84歲及75歲，所以宣教首期（四年）我常常禱告他們平安無事，我好安心在工場服事。

天父憐憫了我，2009年家父曾因跌倒治療挺長時間，但大致復原，然後才開始慢慢衰退。面對身體走下坡，他心態平靜，但家母卻難以接受。2011年老伴開始需要更多照顧時，她已身心俱疲，不得不聘請外傭，隨之而來的種種情況全賴兄姊耐心協調。家父健康情況

再下滑，2015年底他願意入住安老院，我家不再請外傭，這時我從工場回來述職。與兄姊商量後，我決定回老家照顧家母，也陪伴家父度過最後的日子。我視照顧父母為接力賽，兄姊盡心盡力照顧父母八年，我是時候接棒了！

家父2017年底回天家。在他離世前幾天，家母主動牽著他的手拍照留念，我們看著滿心感恩。之後家母身體每況愈下，2020年底也移民天家。雖不捨父母離世，但將來必重聚的應許真是最大的安慰！

最近我們三兄妹與親友重聚，回憶分享父母在世的最後歲月時，我們的總結是：緊緊信靠主、體諒接納父母身心靈的軟弱、禱告禱告再禱告！我再次為三人同行感恩。我知道有些宣教士是獨生子女，或兄弟姊妹不信主、難以交流，但有禱伴／肢體關心、支持同行，同樣也能堅定信靠主，經歷滿滿的恩典。投靠祂真是有福、必不失望，感謝主！🏠



祂愛萬民， 也愛我們 這一家

神愛萬民

感謝上帝的呼召，我與妻先後在神學院接受裝備，畢業後回到母會事奉，轉眼超過十年。在熟悉的環境事奉多年，與弟兄姊妹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而兒子也十分投入母會的兒童群體，我們以為會一直在這個地方服事到退休呢，怎料上帝竟引領我們踏上宣教的路！

其實，內人年輕時對宣教一直很有負擔，也在差傳部服事多年，渴望有一天能到宣教工場服事。不過，起初我並無宣教的感動，後來因著參與聯堂青年使命營的服事，被一些充滿福音使命的年輕同工感染，才自覺要「走出去」。加上近年參與柬埔寨訪宣，更看見普世宣教的需要。因此，我倆為此禱告，漸漸領受相同的感動，渴望主在我們生命中的善工及裝備，能延展至一些更缺乏工人的地方，尤其渴望能服事青年群體。於是，在2018年尾，我們開始了探索宣教的旅程。

透過差會，2019年尾我們到訪「奇城」，了解那裡的大學生工作。在探訪中，一方面看見對佛道對人心的綑綁，也看見不少學生因著家庭的破碎而受傷，另一方面，我們看見年輕人那份柔軟、渴慕聆聽福音且受教的心，因此盼望能進到他們當中，分享神的愛。經過差會、母堂領袖大半年與我們一起禱告等候，彼此分享印證，感謝主，我們的宣教申請終於得到差會及母堂的支持。



神愛我們的父母

然而，宣教不只是宣教工人個人的事，期間我們也學習如何與家人分享和溝通，了解他們的想法，關懷他們各方面實際的需要，盼能適切回應他們。

長輩方面，內人不用太擔心她爸爸，因有兄姊和姪兒常陪伴他老人家。但我是獨子，父母雖是基督徒，也明白宣教的使命，但畢竟捨不得唯一的兒子遠離身邊，而且擔心將來體弱多病無人照顧。於是我跟他們更多分享宣教的異象，同時承諾在他們有需要時便會回來照顧他們，叫他們可以放心。而且母會肢體和在港親友也不時關心和支援年長的父母，令我十分感謝。

抵達工場後，我們差不多每星期都跟父母視訊通話，更珍惜難得的相聚，溝通比在港時更多，聖誕假期也有機會回港探望他們。上個月他們來探望我們，為一家團聚感恩。





神愛我們的兒子

開始探索工場時，兒子已高小，我們知道較大的孩子比較難適應環境的轉換。兒子明白宣教是爸媽從神領受的使命，他只好跟著我們，但同時卻非常捨不得在港的好朋友。到達工場後的幾個月，他常掛念香港的朋友和便捷的生活，也有幾次哭了起來，我們只能安慰他，為他禱告，同時鼓勵他透過網路跟朋友保持聯絡，也鼓勵他繼續參加母會的兒童網上聚會。我們體會到，幫助他維繫舊有關係是十分重要的。去年聖誕節，兒子也有跟香港朋友見面，對他來說，那是一個難忘的假期。

感謝天父，差會同工一直關心孩子的需要，尤其在教育方面。兒子入讀宣教士子女學校，遇上一群有使命和愛心的老師，以基督教價值教導和關懷兒子。我們也遇



上有愛心的基督徒家長，十分歡迎我們，邀請我們參與聚會，幫助我們投入新的群體。經過幾個月，兒子已認識到不少同學，一起遊戲、打球、團契，也參與學校舉辦的農村服事體驗和戶外歷奇成長營。至今未到兩年，兒子嘗試不同的活動，在運動方面有很大的突破，對學校群體也充滿歸屬感，完全適應這裡的生活了。我們深深感謝上帝一切的供應和引導！

不過，兒子在面對新的學習環境上，挑戰卻不少。首先，學校英文科程度比香港一般高很多。另外，學校期望初中生已有足夠的自律，並能完全自行安排時間溫習、做功課甚至做科學實驗，這一切要求跟兒子實際的狀況仍有一段距離，需要不少時間來適應。此外，正值青春期的他喜愛玩電腦、看流行小說和網上聊天，不但花費大量時間，而且影響作息，作父母的我們不時著急和生氣，著實需要主賜給我們更多耐心和智慧去引導兒子。我們經常為此與孩子一同禱告。感謝天父，兒子在學習上漸漸有進步，但在自律方面仍需努力。

作為宣教工人，我們期望帶領學生認識主。同時，主也不時提醒我們，不可忘記幫助家中的孩子在信仰上成長，所以我們一抵達工場即嘗試幫助他尋找合適的信仰群體，只是一時找不到。但感謝主，數個月之後，有家長邀請他參加一個少年崇拜聚會，參加者大多是他學校的同學，當中有適切少年人的信息，也有輕鬆的遊戲和相聚，兒子很快便投入其中。可惜的是，聚會的負責人因工作轉換而必須離開，聚會將要結束了。願主引領兒子投入另一個信仰群體，在其中繼續成長。

回想由探索宣教到抵達工場，過程並非一帆風順，我們的家庭也曾面對大大小小的難處。如何關心在港的年邁父母，如何協助孩子適應環境的轉變，真是重重挑戰。但我們深深體會，主是信實的，祂的恩典夠用，祂不單愛未得之民，也愛我們這一家，祂慈愛的看顧從不曾離開。✚

問答之中撿

有一些族群需要花很長時間建立深厚關係，才能開始分享福音，而我們的服事就是協助除去他們心中的攔阻，揀去那些擋在他們與神之間的石頭與荊棘。這樣的服事無法立即看到果效，如果神呼召你去這樣的地方，你願意嗎？

老師，你會害怕嗎？

「老師，你一個人住不害怕嗎？」陸續聽到幾個孩子這樣問我，問得真好！

我回說：「不會啊！你會害怕甚麼呢？」

孩子們異口同聲說：「我害怕一個人，不敢一個人住，我怕鬼。」

我回說：「你有看過鬼嗎？是因為看了鬼片而害怕嗎？其實老師以前也會看鬼片、很怕鬼。」我緊接著補充不再害怕的關鍵：「但我認識爾薩（耶穌）之後就不害怕了！祂會趕鬼。我一個人住也不怕，心裡很平安。」

你會怎麼化解衝突？

大家都知道「品格」很重要，但這個概念對我們關懷的孩子們來說卻很抽象。我和同事每月安排一次品格教育，透過玩遊戲、說故事、舉生活化例子，幫助他們建立美好品格。孩子們從剛開始的一臉茫然、不知如何回答，到後來能記得故事所提及的對應動物，甚至輪流說出在自己生活中的實踐，像是因為要守時，而漸漸改掉遲到的壞習慣，並且會自發自動提早參加活動。

「兩個小朋友吵架了，該如何化解衝突？」某天我問一位小學生美琳（化名）。沒想到她居然告訴我：「讓他們彼此擁抱。」

回想剛認識她時，她因為不知如何表達情緒，常常怒氣沖沖，拖延不寫作業、考試不及格，生氣打罵姊姊與妹妹，讓媽媽十分頭疼。我們為她禱告，陪伴她





石頭

寫作業，聽她分享心情並畫出心中的情緒臉譜，從中發現她的愛之語、肯定她的成長，又透過遊戲治療說出心中的故事，玩情緒桌遊認識各種情緒。後來我們邀她和姊姊一起用角色扮演的的方式讀《好好說話》繪本，她漸漸學會如何表達情緒及自主學習，甚至忍住不打姊姊，好好和她溝通。

你的愛之語是甚麼？

為了增進所關懷家庭的親子關係，我和同事一起家訪，詢問家長；「表達愛的方式有五種，您自己和您的孩子是哪一種呢？」愛之語的五種方式包括了肯定的言語、精心時光、送／收禮物、服務的行動，和抱抱（身體接觸）。

一位開麵館的爸爸聽完後自信滿滿地認真回覆：「這五種愛的方式我都有運用在兒子身上。」他一一舉例告訴我們，他很清楚兒子喜歡有人陪伴的精心時光。他還告訴我們，因為他教育程度不高，只有初中畢業，無法指導孩子學業，但仍希望能栽培孩子讀大學。該族群好多家長也有同樣的心聲。

爸爸的心聲無人聽？

有個家庭經濟有困難，父母倆認真打拼，但都不識字，無法教導孩子課業，需要有人協助。很感恩能和這一家人建立關係，孩子很願意學習，父母也願意分享他們在婆媳、夫妻及親子關係中面臨的挑戰及衝突。我除了在心中默默禱告，同理、肯定他們已做的努力，也分享「愛之語」，鼓勵他們用行動表達對彼此的愛。

很難得的是，這位少數民族爸爸分享完後，他說：「謝謝你願意聽，這件事放在我心中十幾年，都不敢跟別人說，害怕被人笑，覺得我是個沒用的男人，不會照顧自己的妻子和小孩。」這的確是該民族很多男性所遇到的困難——需要尊嚴，卻有苦無處訴，少有知心朋友。他們往往只能表現堅強，但常常無能為力，甚至急躁地用暴力來解決問題。在他們的文化中，男性在家中地位高於女性，男女的界線很清楚。曾聽同事說，若是信仰保守的人，甚至連運動／打球都會男女分開。當然現在思想開放，根本不介意的也大有人在，他們的價值觀也逐漸多元化。

關懷這個族群的男性很重要。然而，投入服事的男性同工卻非常稀缺，工場上多數是單身姐妹，當然，神能夠使用她們來成為祝福，但有時還是會受限。期盼神能感動更多夫婦、弟兄進到禾場來服事並收割莊稼。

親愛的朋友們，如果神呼召你花十年的時間在這群人當中撿石頭，你願意嗎？

當單身遇上家庭

看了攜家帶眷的宣教士分享家庭帶來的祝福與挑戰，不妨換個角度，我們訪問了三位單身女性宣教士，感受一下宣教團隊裡最真實的互動場景。

帶著孩子的家庭為事奉帶來哪些祝福？

C： 有小朋友確實更容易和當地人建立關係，像是去公園玩耍、參加學校的活動，都增加很多接觸和認識其他家庭機會。

R： 而且孩子之間、家長之間有共同話題，比較容易建立關係，後續的福音預工也能自然地進行。

G： 家庭有時也為我們這些單身宣教士提供情感上的支持。我在語言學校的時候，隔壁有個家庭很樂意接待單身同工，特殊節日會邀請我們共度。透過和他們的相處，讓我更多看見神在不同生命中的工作；也看見單身是相對自由的，可以多做主工。

C： 務實來講，家庭有較多資源可分享，像是有較大的客廳可辦活動、有車可共乘等等。

相處上有哪些挑戰呢？

G： 我們的團隊成員因為事工比較分散，不住在同一個城市，所以召開實體會議需要特別約時間，得商討很久才能確定。

C： 有次我們團隊辦退修會，原本希望同工齊聚一堂好好分享，但因為有小孩子，活動安排需要顧慮到他們，父母只能輪流出現，所以整體效果不如預期。

R： 的確，團隊裡有幾個孩子、年齡分佈等因素都會影響到活動的安排。

C： 家庭的教育方式也有影響。

G： 但家裡的事情，外人也不好干涉。這背後也有些文化的議題，在華人背景長大的，可能沒那麼理解西方的教養方式。另外，第三文化孩子（Third Culture Kid, TCK）處境比較特殊，例如團隊裡的孩子是在家教育（Home Schooling），我們很難從自己過往的求學經驗去同理他們，對他們的處境常常摸不著頭緒。

C： 跟著家人跨越文化宣教，孩子確實承受不少挑戰和犧牲，特別是在創啟地區，他們可能沒有教會、沒有朋友；所以父母和同工會格外關注孩子，但也需拿捏界線分寸。

R： 使團很強調家庭的價值，像是在總部的到職訓練（Orientation Course）就會談這些，所塑造出的文化和氛圍，令同工無不願意多考慮家庭的需要，並努力配合。

G： 相較之下使團好像比較少談單身的議題。

C： 我曾和一個家庭聊到相關話題，他們覺得關心單身同工就是邀請他們到家裡來吃飯，享受家庭氛圍。但我跟他們表達這只是方式之一，單身者也有自己的生活空間，未必一定要依附在家庭的框架裡。

R： 每個人期待的不同，可能還是需要多溝通。



G: 其實單身的同工要去關心家庭客也是有點難度——我們不是那麼了解他們身為父母、配偶所面對的議題，而對方也不一定能對單身的同工敞開心，未必會講出夫妻相處的困難。唉，感覺以前在母國教會這些關懷陪伴都不成問題，不知為何在工場卻感覺很有距離……，或許真的是跨文化的挑戰吧！

孩子如何影響事工運作？

C: 一些事工的安排會因應家庭狀況而調整，例如家裡需要有人顧小孩，夫妻往往只能出一個人手出來服事。

G: 所以有時候都會不太好意思派工作給他們。

R: 因為會考慮到這些家庭捉襟見肘，有時候很自然會變成——算了，那就由我來做吧。

C: 小孩子的教育是很關鍵的考量因素。我們團隊的幾個家庭，就是因為孩子學校的關係，必須住在另一個城市。

R: 子女教育問題確實影響家庭選擇服事地點，如果離學校太遠，家庭可能就不得不轉換地點，甚至離開團隊了。

對於與家庭客同工的單身者，有甚麼建議嗎？

G: 單身同工需要花點時間去觀察、摸索出合適的相處模式，我也是這兩三年才比較進入狀況。我覺得建立健康的界線很重要。在語言學校的時候，隔壁住的就是一個家庭，我有點掙扎，

好像太少去串門子、幫忙照顧小孩，特別是另一個單身同學很喜歡家庭的氛圍，常常上門互動，更讓我感到過意不去。

C: 我覺得需要調整期待，並且找出彼此最舒服的處理方式。有次我籌辦退修會，我期待彼此談心、促進成長，但家庭的期待是好好休息放鬆。這當中大家關係一度緊張，單身同工會期待父母空出部分時間，不要總是帶著孩子，但父母會覺得孩子好像被排除在外，不被團隊接納。後來終於找到解決之道！我們把交心的場所從客廳移到游泳池畔：孩子們在泳池玩耍，而我們大人就坐在池邊，一邊看著孩子，一邊喝咖啡聊天。

R: 團隊也可以幫助家庭在加入時就建立一些自覺，培養團隊精神，不會因為有家庭就預先自我設限。像我曾配搭的一個家庭就有分工，丈夫主外、妻子主內；雖然有四個孩子，但是大的會幫忙帶小的，很有秩序。像這樣的家庭對於團隊事工的影響就很正面。

G: 單身宣教士還是要多結交當地朋友，建立自己的生活圈。使團的單身宣教士好像以女性居多，或許可以辦個姊妹退修會，讓單身者跟婦女可以有更多相處機會。

我們常說使團是個大家庭，此言不差。孩子不只是某個家庭的成員，也是整個服事團隊的一分子，而且影響力不容小覷——可能是美好的，也可能是麻煩的。但一家人不就是這樣嗎？酸甜苦辣都免不了，但我們在當中更多品嚐祂的恩典。✠

從成人TCK的視角

多虧了離職休息的這一年，讓我能反思身為第三文化孩子的成長過程。在美國讀了四年大學並工作三年後，最近我返回亞洲與父母同住。我想從一個年輕人的視角帶讀者經歷我身為第三文化孩子的生命旅程。

典型的第三文化孩子故事是從回應「你是哪裡人？」這個問題開始的。一旦有人起了這個頭，往往會造成小小的尷尬與暫停。想像這短短幾秒鐘的時間，你的大腦需要以每小時幾千英哩的速度運轉，思考各種因素，好決定如何回答。比方說，你跟這個人有多熟？你會再見到這個人嗎？我有多少時間可以回答？這個人真的在乎我是哪裡人嗎？有無限多種可能性。於是你根據當下情況做出最佳判斷，給了對方一個答案。這麼多年以來，我已給出過無數答案。

今年初，我們家旅行至台灣的一個農場。在買飲料時，旁邊一位叔叔突然問起：「你是哪裡人？」我看了看站在身旁的妹妹，猶豫了兩秒。這個問題來得太突然，我腦袋一片空白，然後我竟反射性地脫口而出：「我是香港人。」然後他便心滿意足地走開了。

我感覺自己好像說了謊，於是我轉頭向妹妹說：「我應該跟他說我是台灣華僑的。」我聽過這個詞彙，用來形容在海外長大的台灣人，這也是我在台灣的這段時間最常使用的答案。大部分人問起這個問題，只是想知道我為什麼看起來像台灣人，但口音聽起來卻不像。然而我並不覺得台灣華僑是對我最合宜的稱呼，因為我從未在台灣成長或甚至長住過台灣，即使我爸媽拿的是台灣護照。

最近在清理舊物時，我發現自己十幾年前寫的文章。在我父親的協助下，我那時為著「傑出學生獎」競賽提交了一篇論文，描述我的第三文化背景及其如何對我的生活產生正面影響。我當時大約16歲，我如此描述自己：





筆者三兄妹

我是一個第三文化孩子（Third Culture Kid, TCK），從小我就必須跟著父母到不同的國家。我的父母來自台灣，而我在新加坡出生，持有美國護照，居住在香港已經第六年。身為一個第三文化孩子，我時常要轉換環境，在不同的地方居住。不過正因如此，我能比一般人更快適應新的環境、新的文化、不同的飲食，甚至是新的人事物。每當我到一個新的環境，通常都需要有個過渡期來調整、適應。而在這段時間，我學會了忍耐，在想放棄的時候，也學會堅持下去。

身為第三文化孩子面對的最大掙扎就是「身份危機」。我很難回答我到底是哪裡人，護照無法真實表達我從何而來、歸屬何方。但因從小就具備

了這「身份危機」，走過這些掙扎與挑戰，所以我能體會一般香港人面對身份認同上的掙扎，也能體會新移民的感受。也因此，我較能以寬容的心態來接納不同背景和被忽略的弱勢群體。

我相信，因著我成長的背景和特殊的第三文化身份，塑造了我許多與眾不同的特質。雖然，這些特質並不讓我顯得比他人更傑出，但是對於一個天性內向、喜歡穩定的生活、不喜歡改變的我而言，我願意突破自我的限制，去嘗試新的事物。我樂意接受挑戰，走出自己的安樂窩。我覺得讓我顯出不同和傑出的不是成績和獎狀，而是我所持守的人生態度！

成年後，我發現第三文化孩子的挑戰依然持續。過去七年，我住在美國，與我的宣教士父母有著十三個小時的時差。每次我們要見面都需大約二十小時的長途旅行，相處時光還要受限於假期天數。分離的傷感總使我希望自己過去只待在某地成長，或者能找到某處安穩度過我的餘生。然而每每這樣的想法萌生，另一個想法就冒出來：「我怎麼可能只在一個地方渡過我的餘生？」第三文化孩子似乎難以想像那種穩定生活。我既想要與家人同在，又想選擇安穩生活，兩者間的來回掙扎一直是我生命中的角力戰。



筆者與家人在台灣農場

然而，身為第三文化孩子，我也蒙受穩定生活所無法經歷的各樣祝福。我很幸運擁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我可以親身經歷神對我們家一次又一次的供應，並見證這些支持者的忠心擺上。

幾個月前，我有幸參加兒時在新加坡教會朋友的婚禮。即使我在十歲時離開了新加坡，將近二十年後我仍然能與教會朋友保持聯繫。對於第三文化孩子，我們的生命持續處於轉換期。我們遇見許多人，而每一次道別都同樣令人感傷。每當離開一個地方，我都會害怕自己將被遺忘。然而一次又一次，每當我們回訪，兒時的母會都敞開雙臂歡迎我。他們總是熱情地請我們吃飯，並邀請我們住到他們家。這顯示出他們身為差派教會的信實，以及神對我們家的看顧。我何等感謝擁有這些共同的回憶，畢竟我們第三文化孩子很難獲得歸屬感。

最後，我意識到我的第三文化孩子旅程甚至起步於我們家庭出發至海外以先——始於我的父母跨出信心的步伐，離開父母與故鄉，回應神宣教的呼召，就像信心之父亞伯拉罕所做的。因此，我才會出生於一個非我國籍也並非我父母故鄉的國家。因為我成長的環境不同於我父母成長的環境，這意味著文化差異甚至衝擊著我的家庭內部。這是我宣教士父母跟隨耶穌的代價，他們不僅要在宣教場域內服事跨文化的會眾，還要學習在家庭裡克服跨文化的差異。「鐵磨鐵磨成刃。朋友相感也是如此。」（箴二十七17）經歷許多磨合，我們都更好地學到擁抱彼此的不同。

我並沒有選擇要成為第三文化孩子，而且在成長過程中也面臨了許多挑戰，但我很感恩擁有這些經驗，因為它們塑造我成為現在的我，是千金不換的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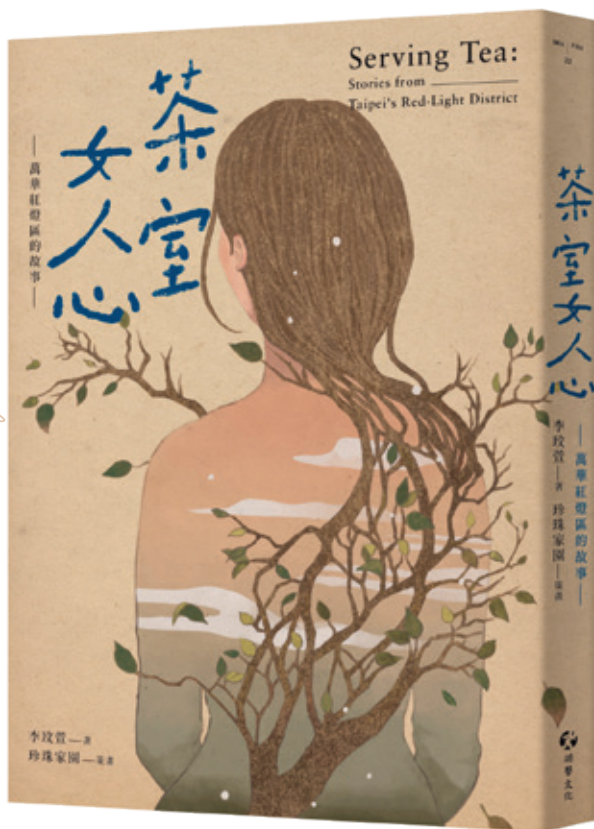
故事背後的故事

《茶室女人心》

動機

好幾年前，我看了《無家者》這本書，當時我就想：這是台北市萬華區邊緣男性的故事，那萬華女性的故事，又會是怎樣呢？

當我在台北的教會介紹珍珠家園時，很多人對萬華和茶室文化都不熟悉。「台北還有這樣的地方嗎？」他們不知道距離西門町、總統府、台北車站不遠的地方，還有一群上了年紀的女人，在充滿煙味的包廂，跟男人暢飲到天亮，在狹隘、幽暗、潮濕的木板隔間



接客。當我告訴對方萬華的茶室工作者、性工作者大都是中年婦人，甚至有六、七十歲的阿嬤，大家更是難以置信。

婦女們的年紀越來越大，為了留下紀錄，讓更多人聽到她們的聲音，2017年，我開始聯繫《無家者》的作者李玟萱來訪問婦女。

兩年後，玟萱終於可以著手進行這個計畫。兩年前還很猶豫的同工也覺得婦女的屬靈生活比較穩定，可以試試看。那年夏天，我們正好也從二樓公寓搬到西昌街一樓的店面，不再像以前那樣低調行事。

訪談寫作

2020年，經過深思熟慮，我挑選了十二位婦女。其中六位大姊的故事跟萬華的茶室有關，另外六位是從事性工作的女性，但如今都已退休或轉業。

我請同工黎師母很慎重的跟每一個人解釋我們這本書的用意，並請她們簽下訪談同意書。訪談過程中，我都陪在婦女旁邊。



玫萱的訪談技巧就是跟婦女聊天。相較於《無家者》的男性受訪者「好漢喜提當年勇」，婦女成長於重男輕女的年代和家庭，不太會談自己的故事。她們覺得自己的故事「見笑」，難以啟齒，如何讓她們說出「不能說的秘密」？

玫萱從婦女的談話中了解她們的喜好或關心的事。例如，訪問小玉當天她心情鬱悶，跟同居人吵了架，小玉怕同居人把她的貓趕出家門。玫萱就跟她聊起貓來。

這樣一談要兩、三個小時，玫萱再回去聽錄音，打逐字稿。婦女的敘述不一定很清楚，她們不一定記得甚麼時候發生甚麼事，玫萱需要很多的心思去整理時間軸，中間我也根據多年來的筆記幫忙玫萱確認。

她前前後後花了兩年多，過程中我們又改了三、四次，每次都要跟婦女確認內容。為了保護受訪者，我們用化名並改了一些細節。

我們的書也希望接觸到教會以外的讀者，因此玫萱和編輯建議淡化基督教內容，只呈現這些婦女的生命史。珍珠家園創辦人林迪真宣教士心裡卻很糾結。她希望玫萱不要抹去婦女在這信仰裡得到的安慰與自我價值的肯定。

阿真流淚哽咽地說：「她們說出來的話，絕對跟別人不一樣，那是她們發自內心、跟上帝很真實的關係。」

結果，無論玫萱怎麼調整重心，都不可能避開上帝。她領悟到：「因為她們（婦女）生命的新枝，就是跟這群宣教士、本地工作人員，與上帝，緊緊相連。」

這兩年等待玫萱的過程中，我其實沒有想過「萬一她實在寫不出來怎麼辦？」我相信上帝的帶領，祂要成就的事，誰都阻擋不了。畢竟，祂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祂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

出版前夕

出版前，我們為書中七位主角準備了兩天一夜的退修會，鞏固她們與神、與彼此、與自己的關係。黎師母和同工準備了幾個活動。其中一個是讓大姊們回想書中記載的苦難。她使用了台語版的詩篇五十六篇8節：「我的悲傷，你有記錄；求你將我的目屎收存你的皮袋。諸個豈無攏記存你的書？」



師母說：「上帝告訴我們每一個受苦的姊妹，我們的痛苦、委屈、被背叛、四處流浪的生活，祂不但將我們的眼淚裝起來，還將這些心酸記錄在上帝的書裡。今天，珍珠家園出了這本書，也是要記錄我們曾經遭遇的苦難和心酸。」她請婦女回想，書中哪一個故事是隱藏在心裡的傷口，並帶領婦女用一些符號把這些事畫出來。之後，我們透過一個點蠟燭的儀式，把痛苦、失敗、羞恥放下交給神，並彼此回應：「你的悲傷，上帝都有記錄，我在這裡陪妳。」

面世，分享更美的故事

書出版了，姊妹們的反應不盡相同。麗筠無感，覺得這只記錄了她精彩人生的十分之一，沒甚麼大不了的。小玉問：「真的有人會看嗎？」後來，我們還帶婦女到西門誠品找書，拍照留念。

阿娟說：「翻到哪裡，看到哪裡，哭到哪裡。」即使如此，她還是想跟弟弟妹妹分享這本書，想讓他們知道她這幾十年的生活很辛苦。「過去的人生不是很好，現在很好，我們的故事要分享出去。」

她也感謝珍珠家園出這本書讓認識多年的姊妹終於了解彼此的心事。「以前看自己的故事會哭。看了別人的故事發現她們比我慘，現在看我的故事不會哭了。現在是為別人心痛，為別人哭。」

阿娟隱約認為某位故事主角是一向與自己不對盤的人，憋不住真性情地說，「吼，那個白癡，我不知道她這麼慘，我以後不會再罵她了啦！」她的結論是，「大家以前過得那麼辛苦，難怪上帝這麼愛我們。」



感謝主，我在結束宣教生涯的前一年有機會嘗試新的服事，不是在第一線，而是用文字推動我們的事工。這兩個月我忙著上電台節目、錄製podcast，對我來說這些都是新的嘗試，讓我過一下斜槓人生。

面對出書計畫，我一開始戰戰兢兢，現在書出版了，我的感覺就像生了一個小孩。父母不知道小孩生出來以後會去哪裡，接觸甚麼人，如何影響這個世界。或許有一天有一個絕望的人因為看了大姊們的故事，知道這個世界還有一位上帝。面對未知，我只能交託在祂手中。

相信祂會使用這本書讓更多人看到在紅燈區工作的人，並回應他們身心靈的需要。藉著這本書，珍珠家園有機會動員以前沒有接觸過的教會，我們期待攜手教會進入台灣各城、鎮、鄉的紅燈區傳福音，分享耶穌基督的愛。✠



使命門徒: EP119《訪談珍珠家園趙敬怡宣教士》在邊緣中的上帝 on Apple Podcasts

《舞伎家的料理人》

春節期間，我看了一部溫馨日劇《舞伎家的料理人》。該劇由日本知名金獎導演是枝裕和編導，描述兩位十六歲的好友——季代與小菫，為了成為藝伎，一起離開家鄉青森，遠赴京都學藝。在求藝的過程中，她們需要和帶領的兩位長輩與其他幾位學員一同住在屋形中（類似宿舍），進行不同的訓練課程，以待將來有機會成為藝伎。本劇就是描述這群人生活在一起的故事，也讓觀眾對於日本藝伎文化有所認識。

季代因不擅音樂與舞蹈，沒多久就成為屋形的料理者，每天為大家準備食物。雖然在外人看來，她是一個失敗者，不但沒有達成預期的目標，還成為其他人的服務者。但她並沒有灰心氣餒，反而很感恩地發現料理才是自己的熱情所在，每天開心地發揮天生的技能。她所做的雖然都是日本人家常的菜色，卻能在平凡中給人幸福的感受，成為活絡彼此關係的關鍵。她的好友小菫在舞伎的領域卻是非常成功，在眾人的眼中是未來的新星。原本兩人可能衍生猜忌與競爭的關係，卻因著單純又緊密的友誼，一直相知相惜，為彼此找到人生目標而喜悅。這樣的關係也為其他人所羨慕，並帶給眾人正面的影響，成為本劇的亮點之一。宣教團隊也是如此，因著神放在各人心中的熱情，也因為恩賜的不同，有人在禾場進行第一線的服務，



圖片翻攝自Netflix

有人在差派國從事不同的支援事工，互相幫補。但是神更希望我們能活出在基督裡愛的關係，帶出美好的影響。

本片也表達出日本文化的許多特質。在後輩與前輩的互動過程中，語氣與態度充滿敬重，人際之間的階層關係是清楚的、自然的，這是日本社會的常態。日本人是看重精神層面的民族，季代對於食材、器具、廚房都細心呵護，甚至會對食物說話，烹調過程也相當講究。表面看來好像是注重物質，但實際上是透過這樣的方式，追求背後的精神層面。她認為每次烹調都是「一期一會」，像是人生中極為寶貴的相見，要用心去準備與處理，珍惜每次的機會。在日常的屋形生活中，即使每次食材都一樣，但是製作過程中仍有各樣的變數，所以依然是「一期一會」。導演也透過鏡頭來表達這樣的思



——從宣教人視角

維，將家常食物的美呈現在觀眾眼前，除了畫面精心設計，連烹煮的聲音都相當悅耳。後來我自己在廚房煮麵時，看著鍋內的麵條在水中滾動的景象，聽著所發出的聲音，竟也感到異常美妙。針對日本傳統的藝伎文化，片中更是詳加描述，每個細節背後都有其含義，顯現出外在精緻與內在精神的結合，這是日本文化的獨特性。透過這部戲劇，我們可以更多認識日本文化中蘊含的價值觀。

使團的台灣辦公室成立後，前三位單身宣教士都是前往日本，第一個差派出去的家庭也是到日本。十年前，我就任總幹事後，第一位出發的雅莉宣教士，也是去日本；十年後，孔薇宣教士已在今年一月啟程去新加坡參加新進宣教士訓練（Orientation Course），隨後進入日本工場。日本的基督徒比率不到0.6%，若以國家單位來看，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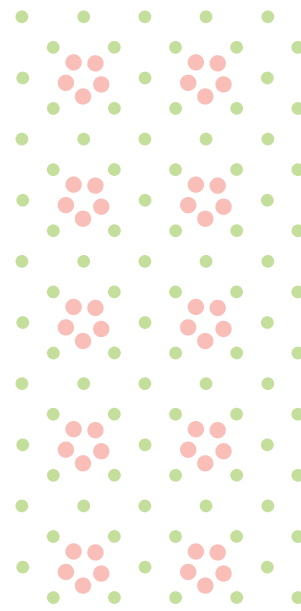
東亞是比率最低的國家，屬靈需要相當大。雖然差派宣教士去日本，看似非常困難，但是神特別祝福我們，讓我們可以參與日本的福音工作。我們期待神興起更多的弟兄姊妹關心這個國家，願神翻轉百姓的心來歸向祂，祂的榮耀降臨在這塊土地。

編輯後記：

《舞伎家的料理人》此一主題也在四月份的日本禱告小組中分享。袁牧師雖然不是長年在日本工場第一線服事的宣教士，但透過日本的影視作品，我們還是可以對他們的想法有更多認識，並且從中找到為他們禱告的課題。盼望我們即使身在後方，也能用學習和禱告的方式來回應神國的大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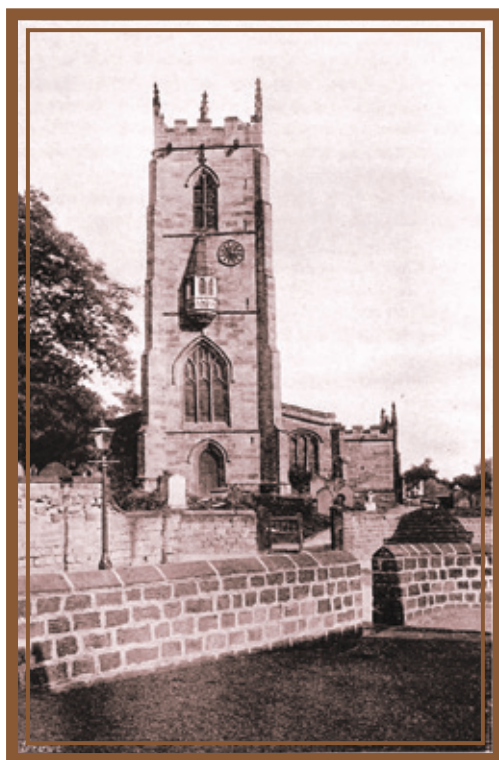


來自台灣的張雅莉宣教士已展開在日本的第三個任期。她在日本宣教的小故事集結出書了——《宣教小兵的日本大冒險》。已在各大書籍通路網站上架！



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

（約書亞記二十四章15節）



Royston Parish Church的鐘樓，
戴雅各在此教會聚會、敲鐘、成婚。

歷史故事

1776年 2月1日的早晨，冬日的太陽照在約克郡南部一個即將舉行婚禮的年輕石匠戴雅各（James Taylor）身上。他雖是當地古老教堂的敲鐘人和詩班成員，但真正熱衷的卻是酣歌跳舞。為了迎接新婦入門，他特意早起把麥捆搬進穀倉，準備磨粉烤麵包。隔壁鄰居太太不久前得了風濕病，臥床不起數月有餘，直到有一天她開始真正信靠神，便立時得了醫治，起來灑掃庭院。這件事讓雅各印象深刻，但他實在不喜歡那些用「神的震怒」嚇唬人的狂熱基督徒。那個白髮蒼蒼的老衛斯理（John Wesley）在仲夏集市上講道被打時，是鄰居夫婦接待了他。「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不知為何，這句話從他口中溜出來。他的鄰舍夫婦正是如此事奉神的，但雅各可不是那種偏執的循理會人，何況今天是他結婚的日子，他正忙著打穀脫粒，哪有時間思考宗教的事。「至於我和我家——『是喔，我這樣從穀倉



約克郡邦士立的街景，也是戴德生的出生地。



裡跑進跑出，豈不正是為了即將建立家庭而忙碌嗎？這可是關鍵的一步，重要的責任。』——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看來這句話注定不會離他而去了。那一天，為了永恆的默想，這位準新郎差一點忘記了婚禮。正如摩西在荊棘中遇見了「我是」，雅各在麥堆中經歷了神。

新婚後的戴太太，也很快從名義上的基督徒變成了熱心的循理會友。從此，這個家庭孕育了一代又一代敬虔的後裔。他們，便是赴華宣教士戴德生的曾祖父和曾祖母。

原文精意

「家」(house)的希伯來原文是bayit，正如教會不是教堂這個建築物，而是由弟兄姐妹組成的信仰共同體；家也不是房屋這個建築物，而是由家人組成的家庭。聖經沒有交代約書亞的後代，但我們知道，那些當著他的面，信誓旦旦地說「我們斷不敢離棄耶和華去侍奉別神」的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後很快開始敬拜當地的偶像。作為他們的領袖、當年十二個探子之一、在曠野四十年中聽過無數怨言的約書亞，進迦南之前也預見了這一天。當他說這句話時，先用了轉折的語氣，彷彿要將自己的家庭和悖逆不信的同胞分別開來一樣。

今日應用

很多家庭把約書亞記二十四章15節作為傳家金句。

對於一個已經成家的人，宣教並非「我的事」，也是「我家的事」，戴氏夫婦和他們的鄰舍夫婦，以及他們的兒女，正是以一個家庭為單位，向世人做見證。整全的福音，需要有機的團隊來展示，言與行，生活與事奉，唱詩與打穀，都是生命自然的流露。你的家中，還有哪位家人沒有被歸入宣教團隊？有哪些家庭活動，可以成為宣教的渠道？即便教會已經因世俗化而日漸與世界為伍，你和家人仍然願意做「少數派」嗎？

禱告

1. 根據2021年的人口普查，英國僅有不到一半的人口自認是基督徒，成為「少數派」。而當中真正清楚信仰、跟隨基督的門徒，恐怕更是少數中的少數了。請為英國的教會代禱，願他們能在過往基督教國家的屬靈基礎上，活出真實的見證，並積極分享福音。
2. 家庭是活出信仰、彼此堅固的基礎單位，求神保守那些年輕的男女。當他們開始組織家庭，面對生活上各種壓力與挑戰的時候，願神賜他們敬畏神的心，按照祂的旨意來建立家庭。
3. 家庭能成為宣教的助力，也能是阻力，求神把宣教的異象放在教會的一個個家庭中，讓父母能夠成為下一代宣教精兵的帶動者，而非阻力。🙏





茶室女人心

本書記錄了曾在茶室工作或從事性交易女性的故事
她們大多於民國四、五十年代，出生在「艱苦人」家庭

她們踏入特種行業的原因各異

有人從小被送養、遭家暴，自小就得想辦法謀生
有人被父母當搖錢樹，少女時代就被賣到妓女戶
有人懷抱歌星夢，圓夢途中卻遭性侵
有人原本生活平凡安穩，卻遇上好賭的另一半
婚後，她們為家庭付出
卻有一個不能說的祕密
有些孩子接納她們的工作
有些孩子得知之後，再也不聯絡

她們承受有色的眼光，覺得是一生難以洗刷的恥辱

原本為了生活才進入這一行的她們
常常被周遭環境拉下去
染上毒癮、賭癮、疾病、欠高利貸、加入人蛇集團……

來到萬華，是她們人生的最後一站

在漫長的歲月裡，沒有人看得起她們
年老時，卻有一群熱血的人
想要讓她們重新找回自己的價值

本書另收錄三位珍珠家園工作人員的故事
她們來自荷蘭、新加坡與台灣
她們遠離家鄉來到萬華
陪伴婦女人生最後一站
她們並不「偉大、有愛心」
她們也會無奈、生氣與沮喪
但她們懂得互補不足、成為彼此最好的夥伴
一起面對工作上的挑戰和內心的衝擊

